

金张掖民间宝卷

主编 徐永成
副主编 崔德斌

(三)

JIN ZHANGYE
MINJIAN
BAOJUAN

甘肃文化出版社





JINZHANGYEMINJIANBAOJ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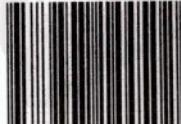
金张掖民间宝卷

主编 徐永成

副主编 崔德斌

责任编辑/马映峰 封面设计/徐晋林

ISBN 978-7-80714-450-2



9 787807 144502 >

定价：198.00 元（全三卷）

JINZHANGYEMINJIANBAOJUAN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金张掖民间宝卷



主编 徐永成
副主编 崔德斌

(三)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张掖民间宝卷 / 徐永成主编.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 - 7 - 80714 - 450 - 2

I. 金… II. 徐… III. 民间故事—作品集—张掖市
IV. I277.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123884号

金张掖民间宝卷 (三)

主编 徐永成 副主编 崔德斌

责任编辑/马映峰

特邀编辑/阎 仲 赵光龙 祁建民

封面设计/徐晋林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政编码/730030

电 话/0931 - 845487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张掖市河西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厂 址/张掖市甘州区南环路 224 号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6 开

字 数/1193 千

印 张/70. 625

插 页/2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1 - 1000

书 号/ISBN 978 - 7 - 80714 - 450 - 2

定 价/198. 00 元 (全三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康熙私访山东宝卷	751
康熙访江宁	794
风雨会宝卷	829
包公错断彦查散	865
孟姜女哭长城宝卷	878
昭君和北番宝卷	892
武松杀嫂宝卷	905
野猪林宝卷	938
唐王游地狱宝卷	950
刘全进瓜宝卷	964
回郎宝卷	974
张青贵救母	995
新刻岳山宝卷	1002
还乡宝卷	1011
湘子宝卷	1037
观音宝卷	1060
护国佑民伏魔宝卷	1101
宝卷曲调	1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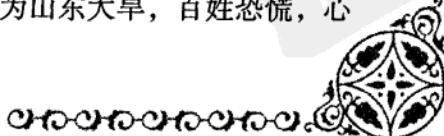
康熙私访山东宝卷

康熙宝卷才展开，
诸佛明王降灵来。
康熙皇王好私访，
来到山东七和县。

却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大清康熙年间。这位王爷乃西方孔雀明王佛转世，是个有道明君。自即位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河清海晏，物阜民丰。唯有山东六府地大旱一十三年，晒得河干井枯，寸草不生。虽有钱财却买不到粮食，人吃的是草根树皮，黎民百姓叫苦连天。济南府七和县饿殍遍地，尸骨横野，人吃人，狗吃狗，惨不可言。山东各州府县官员虽屡屡上奏，却被皇亲国戚索奈公扣押本章，康熙皇王哪里知晓。

一日，有那济南府的赵让、王进、李玉三人说：“我们是地方上的乡约，近日百姓因饥困大为慌乱，都拥进城去围住道台衙门讨粮，今天我们不如一起进城，把那旱情当面向大人作个反映，看看如何。”于是来到大堂口，高叫三班六房，有那张老头出来答话：“王乡尊、李耆老、赵老辈，你们来到衙门有何事情？”三人说：“我们代表百姓前来反映旱情，要求见大人，烦劳你将话儿与我们传进府内。”张老头赶忙说：“你们少待片刻，恐怕大人还要问话呢。”话音未落，进来了无数的百姓，大门以里二门以外，三个一伙五个一堆，老幼大小斜躺横卧，胡言乱语。张老头一见，急忙跑进堂内，回禀大人得知。

那道台大人姓王名复同，湖南长沙府兴定县人氏，初任六和知县，为官清正，爱民如子，在山东道台任上已有五年。因为山东大旱，百姓恐慌，心



中甚是忧愁，正在书房闷坐，只见张老头进来跪下禀道：“今日来了无数的百姓，他们要求见大人。”王大人听言说：“你出去与他们乡约说知，让百姓一起到衙门来，我要问话。”王大人升了大堂，百姓连忙上前跪下口称：“青天大人在上，快救救我们百姓的性命吧！”乱嚷乱吵，王大人一句都听不清楚，只得吩咐：“你们不必乱嚷，站在一旁听本道台说来。”正是：

大人心中自思量 奉劝黎民回家乡

王大人，劝百姓，转回家乡；此事儿，倒叫我，好不伤心。
知县官，去放粮，尚未回音；私开仓，放皇粮，此事不当。
康熙爷，必降罪，我要承担；进后堂，与夫人，再作商量。

却说大人来到后堂，与夫人李氏把写表章、上京城领粮安民的话说了一遍。夫人吩咐丫环：“快给老爷端茶来，老爷他要写奏章。”正是：

夫人在那后堂中 大人端坐写表章

王大人，提起笔，泪流满面；坐书案，写奏章，一阵心酸。
我昨日，出了城，乡里私访；众百姓，都念叨，我是清官。
回衙来，我请了，本城商家；买卖人，借给我，白银千两。
加禄银，合共是，整整三千；与百姓，尽散完，仍受饥寒。
细思想，世上人，还叫天养；救万民，离不了，尊帝皇王。
王大人，耳听得，鼓打三更；急忙忙，写本章，去见君王。

却说王复同坐在书案前，因思百姓苦难，不由心中焦虑。耳听得谯楼上鼓打三更，还未动笔，忙叫家人换上两支大蜡烛，提笔在手，一心要写见君王的表章。正是：

大人提笔在手中 一心写表去上京

奏本臣，王复同，三叩九拜；山东城，六府县，大遭年旱。
无收成，众百姓，甚是可怜；众官员，连奏了，几道本章。
为什么，不发粮，赈饥安民；自古说，饥寒事，人人难忍。
山东的，众百姓，真是凄惨；十二载，并没有，下个雨点。
只旱得，六府地，黎民不安；仓中粮，这几年，并无余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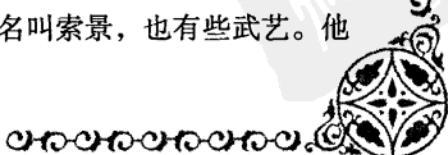
不赈饥，百姓们，必起祸端；臣的本，是真情，不敢妄奏。
王大人，写完本，细看一遍；一句句，一行行，写得分明。
猛抬头，不觉得，天色已晚；整一晚，为百姓，坐立不安。
急忙忙，把家人，一声高叫；你快去，要与我，备好马匹，

却说王大人写好表章，梳洗用饭已罢，便辞别夫人，急忙进京而去。正是：

老爷辞夫人 起行上路程

王大人，辞夫人，出门而去；坐大堂，叫书吏，听我吩咐。
有三班，和六房，各要小心；我一心，去上京，身入皇城。
有书吏，和衙役，一起跪倒；大人说，此一去，不知迟早。
莫胡行，衙中事，好好照管；等老爷，从京城，回到府衙。
那时候，赏你们，快乐轻闲；叫随从，快快儿，上了坐骑。
出大门，耳听得，纷纷乱嚷；见是那，买卖人，前来送行。
王大人，下马来，以礼相迎；敢劳你，众客商，有此心意。
又看见，众百姓，叩首礼拜；当街上，设香案，人有万千。
王大人，走上前，开言便问；百姓们，这般做，是为何情？
百姓说，给大人，来把行送；老大人，为我们，远受风尘。
王大人，听此言，喜之不尽；叫一声，众百姓，你们细听，
这几年，把你们，多受饥寒；领回粮，那时节，好救你们。
辞别了，众百姓，心中不舍；骑上马，急忙忙，出了城门。
心中想，若到了，北京顺天；我先见，施大人，吏部天官。
我和他，上金殿，去见吾主；舍着命，豁出死，拿上本参。
急走路，也走了，十数余天；不觉得，来到了，六合桥前。
王复同，上了桥，且莫细表；再表那，索奈公，出了府门。

却说索奈公一心要谋金龙位。他本是皇亲国舅，妹子为昭阳正宫娘娘，按排行叫索三。两个侄子，一个名叫索龙，一个名叫索虎，二人在转花山明是打家劫道，暗中招兵聚将。昨日给索奈公来了一封书信，说已有三万八千人马，等到聚齐十万兵马，要和通红寺和尚串通，夺去主子的江山。这索奈公还有一个儿子，在山东七和县开着一座皇当，名叫索景，也有些武艺。他



暗暗打算，山东大旱一十三年，寸草不生，六府官员的讨粮本章都被他的干儿子转本御史压了不报。等逼反山东百姓，路过来到转花山，两兵合营马踏北京，岂不是好。想这几个月并未见山东奏本，恐怕有大胆的官员进了京城，串通哪家公侯王爷上殿奏本，康熙主子知道真情降下罪来，连累了干儿子如何得了？便吩咐人役抬轿上六合桥，一来散心，二来打探消息。正是：

老夫生来不非凡 一心要谋主江山

索奈公，坐八抬，威风凛凛；手下人，拿刀枪，杀气腾腾。
出府门，往前行，用目观看；一时间，来到了，六合桥前。
把此事，且按下，莫可细表；再表那，王复同，骑马而行。
抬起头，来到了，离桥不远；不觉得，索奈公，就在眼前。

却说索三正在桥上行走，看见前面来了两个人，骑着大马，身带尘灰，像是远路上来的官员。忙吩咐人役：“把他给我叫来。”王复同听得急忙跳下马来，赶紧走到索大人面前，双膝跪下口称：“皇亲大人，小官儿王复同参拜。”索奈公开言便问：“王复同，你在山东镇守，来京有何事情？”王复同说：“山东天年大旱，故来求见大人给小官儿做主。”索奈公听说，带王复同来到衙门，到了二堂书房，设酒让座。王复同推杯不饮，索奈公问：“王复同，你把面君的本章拿来我看。”王复同说：“小官儿未有本章，来求大人讨个主意。”索奈公说：“你满口支吾什么？不要说你是个道台，就是荒唐知县他也有个底儿，给我搜查一番。”当下搜出三个本章，吓得王复同面如土色，抖衣打颤，不敢言语。索奈公把本章看了一遍，吩咐人役把王复同押在班上，坐轿上朝去了。

不一时来到午门，太监问：“索奈公，你上殿有何大事？”奈公说：“你奏吾主知道，臣有要紧事情上奏。”有那太监急忙奏知主子，康熙登了九龙金殿，索奈公跪下口称：“万岁得知，有那山东道台王复同，串通知县私自开仓放粮。如果皇王有旨，六部有文也就罢了，今日无旨无文他进京奏本，还说山东天年大旱，分明是想拐骗朝廷的银两谷物，这种贪官要他何用？请吾主定夺。”康熙说：“好一个王复同，皇上无旨，六部无文，竟敢私放仓库，犯罪不轻，朕准皇亲国舅办理此事。”索奈公心中大喜，把王复同绑到杀场，午时三刻就要斩他首级。正是：

康熙准了索三本 一心要杀王复同

王复同，听一言，泪流满面；暗地里，骂了声，贼人索三。原想着，我进京，能遇清官；谁知道，偏遇着，奸佞索三。犯罪人，脱官诰，上了绳索；钉手铐，戴脚镣，出了衙班。行走在，大街上，泪如雨下；叫了声，满城人，细听我言。我本是，那山东，五湖道台；天年旱，为黎民，来求皇粮。我本想，遇清官，保本上殿；谁料到，遇奸党，把我命伤。实指望，救百姓，显我清正；谁知道，今落在，钢刀下方。索府人，就好比，左右判官；拉的拉，扯的扯，直奔杀场。索奈公，坐法场，怒气冲冲；恶狠狠，骂一声，大胆复同。这天堂，有明路，你却不走；那地狱，无有门，闯着来行。设香案，祭天地，要把你斩；好比是，五阎王，送你残生。索奈公，坐在了，公案后面；等午时，要斩他，复同归阴。把此话，且按下，莫可细表；再表那，施不全，吏部天官。

却说吏部天官施锡龙，人人都叫他施不全。父名施彦红，姑母住在养老院，康熙皇王是他的表兄。因奉旨修建五台山回京来领粮饷，这一日坐在府中心慌眼跳，不知什么情由。便让施安儿把黄天霸叫来说：“不知为什么心慌眼跳，必定有要紧之事，你且和我到大街散心一回。”正是：

大人心惊坐不安 必定啥人有冤枉

施大人，拿顶戴，头里行走；黄天霸，和人役，紧紧随跟。心又惊，眼又跳，坐卧不安；左一瘸，右一跛，出了府门。街坊上，那些人，笑他哈哈；前灯笼，后马勺，真乃难看。脊背上，长疙瘩，十分溜圆；脸上的，大麻子，足有万千。抹掉了，小帽儿，头顶无发；免嘴唇，还带着，两个龅牙。左耳大，右耳小，两个豁豁；两只手，十个指，只有九个。生下他，容貌丑，五形不正；因此上，人把他，叫个不全。正迈步，大街上，闲游闲看；耳听得，五花门，鼓锣之声。

却说施公听见锣鼓之声，便叫施安儿前去打探。施安儿回禀杀人之事，



施公说：“你去问个明白，杀的是何人，什么人监斩？”施安儿问过，回来说明杀的是王复同，索奈公监斩。施公听说道一声：“好熟的名字，怎么就记不起来了。哎呀！这是山东济南府道台，他以前曾做过六府知县，清正廉明，升了山东五湖道台。我听说王复同为官清正，不知几时来到京城的，如何落在贼人手中要把他处斩？”叫：“施安儿，快快拿我的顶戴补褂过来。”穿戴起来后，吩咐黄天霸：“你去对人役说，稟知他们大人知道，我要与他见面。”黄天霸告知人役此事，人役急忙稟索大人得知，索奈公说：“你就说我现在有事，改日再见。”那人役赶紧说与黄天霸不准见面的话，施公听说：“好！你再去对他说，他叫我见我也要见，他不叫我见我也一定要见。”奈公无奈，心中暗想那施不全是个难缠鬼儿，只得答个了“请”字，刽子手也暂且住手。

施大人来到索奈公面前，俩人施礼毕。施公问：“且问大人，你斩的是何人？”索奈公把王复同的话细细说了一遍。施大人说：“就是王复同私放仓粮，他也是为救黎民，并无肥家己用。皇亲大人做主子的官，王复同也做主子的官，就是我施不全也做主子的官。你看在我的面子上，让我把他带到我府中问个明白，等到明天再斩不迟，你看如何？”索奈公说：“施大人，你莫管他这些闲事。”施公说：“你叫我管我也要管，你不叫我管我也一定要管！”二人说话之间，施公便叫黄天霸：“你快去杀场，把王复同背到我府中。”黄天霸闻言，跑到杀场把王复同背上走了。索奈公说：“施不全，你不守朝廷律条，私劫杀场，我和你决不善罢干休。”施不全心中暗想，打架不如先下手，一拳打掉了索三的三个门牙。索三气急败坏：“这还了得？你我必须上殿面君！”施公说：“上殿就上殿，谁还怕谁？”

二人吵吵嚷嚷来到午门，敲响了金钟鼓。康熙登殿，二人齐齐上奏，康熙说：“你二人不必乱嚷，天官稍候，皇亲且先奏来。”索三启奏：“万岁得知，臣领圣旨去斩王复同，天官私劫杀场，又打掉臣的三个门牙，请万岁与臣做主。”施不全随后奏道：“吾主得知，那王复同是个清官，山东天年大旱，不要说王复同私放仓粮，就是会通知县私放了皇粮，他也是为赈饥安民，替主子安定人心，并无肥家己用。虽然皇上无旨，六部无文，王复同有罪，但也不至于身犯死罪，暂且把他下在刑部狱中，查清原因后再行发落。说我家通王复同，请将臣的家眷也一同下在刑部狱内，准备七十二口棺材，抬到五花门上放下。主子在文武两班、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公侯王爷中选派人员前去山东私访。若山东果然是丰收之年，回来后把王复同与臣的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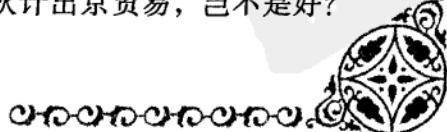
二口家眷，同斩在五花门外，就是我这颗黑头也情愿献与主子。若是山东大旱，主子那时再作定夺。”康熙说：“天官言之有理。”吩咐人役把王复同并施不全的家眷下在监中，康熙退朝回宫去了。

且说老皇太后正在养老宫院独坐，忽然想起先君创业之艰难，不由得双眼流泪。正是：

独坐院中细思量 想起先君事一场

皇太后，坐宫院，心内嗟叹；忽想起，先君爷，创立江山。
李闯王，在燕山，登龙立位；普天下，众百姓，坐卧不安。
改朝代，立国号，崇德皇帝；仓库空，并无有，银钱使用。
他把那，前朝臣，严刑拷打；为保命，只有得，献金奉银。
逼着那，吴三桂，三关造反；反过来，投奔我，翁父驾前。
我翁父，九龙宫，兵多将广；我夫主，顺治王，坐了江山。
吴三桂，我两家，做了亲眷；那时节，这才把，龙廷坐稳。
皇太后，这些事，还未想明；康熙王，有道君，走进宫中。

却说老皇太后正在宫院思念先君之事，看见康熙来到面前，行礼已毕不提。再说施不全下得殿来，暗暗走到宫门外，宫人问：“施大人，你来做什么？”施公说：“请禀奏老国母，就说天官求见。”宫女奏知，太后说：“这个丑官儿见我有何本奏？”便吩咐宫女把他放进宫来。施不全一瘸一跛进了殿门，来到太后面前，见主子也在一旁，连忙三叩九拜。老太后问：“你进宫来有什么事情？”施不全说：“启奏老国母、万岁得知，刚才我和索奈公金殿奏本，臣不知主子要差哪家公侯王爷、大人出京私访山东？”康熙说：“我也不差哪家公侯王爷，我亲自出京私访。”老皇后听得此言忙说：“我儿，自古道‘龙不离位，虎不离山’，这山东地方山高路远，如何去得？”母亲解劝，康熙只是不听，一心要出京私访。施不全见主子拿定主意，又问：“皇上要带多少人马、多少银钱？”康熙说：“将那满汉官员带上几位，几十个御林军护卫，银钱不拘多少。”施不全说：“启奏陛下，你又不去东荡西杀、南征北战，带上这些官员兵丁做什么？如果走漏了消息那还了得！”康熙说：“以你之见如何？”施不全说：“你与镇殿将军王进忠二人，扮成客商买卖之人，把名讳改了，万岁叫赵大太爷，王进忠叫王忠心，先生、伙计称呼，若出京有人盘问，就说是大康王爷的御伙计出京贸易，岂不是好？”



康熙龙心大悦，施不全又给王进忠作了交待，一切准备妥当。康熙与王进忠打扮好了以后，骑上坐马，施不全送君臣二人出城去了。正是：

君臣二人出了京 施公大人转回程

康熙王，王忠心，离了京地；出顺天，一心儿，要奔山东。
此一去，到了那，六府之地；看一看，他的这，黎民百姓。
康熙王，忽想起，他的老母；这几日，未请安，安也不安？
正想着，见百姓，欢欢喜喜；使牛的，手提鞭，唱着歌儿。
放羊的，坐一处，自由自在；只管闹，也不怕，羊去吃田。
为王的，在马上，自思自想；此地方，必定是，丰收之年。
索奈公，他奏本，还能有假；道谎的，施不全，这个丑官。
为王的，住在店，清早用饭；吃的是，羊肉泡，还有面条。
这般的，好年景，银钱又广；他还说，百姓们，受了饥寒。
君和臣，催动马，又往前走；又走了，整天，日落西山。
天色晚，不知道，什么地方；耳听得，众百姓，纷纷乱嚷。
有的说，这年景，甚是饥寒；有的说，天年旱，人都饿死。
有的说，夫抛妻，去讨方便；有的说，父丢子，各逃性命。
有的说，把草根，都当饭吃；有的说，把树皮，都已吃光。
康熙王，在马上，听得此言；不由得，一阵阵，心中发酸。
叫一声，王忠心，听我细说；下马来，找店房，且把身安。
君臣们，拉着马，东西问遍；没店家，敢留他，君臣二人。
正行走，抬起头，用目观看；见寺院，在前面，借宿一晚。

却说君臣二人来到一座寺院前，抬头观看匾上有“观音堂”三字。王忠心上前就问：“此处有人吗？”门里面一个和尚便问：“你们是做什么的？”王忠心说：“天色太晚，我们想借宝寺住宿一晚。”和尚开了山门，看见他二人身穿绸缎，手牵大马，容貌不凡。便问：“客官，姓甚名谁，哪里人氏，为何不在店中住宿？”康熙说：“我们是北京顺天府人氏，我姓赵，我的伙计姓王。因为出京贸易，客店问遍都说无处可宿，故来宝寺借宿一晚。”和尚把赵、王二客人请进寺里，王忠心说：“老师傅，我家掌柜的饿了，请你与我们弄些饭菜。”和尚答曰：“客官有所不知，我们山东地方连年大旱，没有收成，拿什么去弄饭？”王忠心说：“我多与你们些银钱，到街上买些

米面回来。”和尚说：“就是街上也没有米面可卖。你二人稍坐一时，有个沙弥在顺天府化来了些米面，与你们凑合一顿吧。”正是：

观音堂中把饭吃，有一老翁到门前。

大难自有天数定，君臣二人隔两边。

有徒弟，和师傅，急忙做饭；抱了柴，搭起火，又把水添。
 小沙弥，忙洗锅，不敢怠慢；老和尚，先洗手，又把面擀。
 不多时，做成了，一锅汤饭；端上来，请客官，去把餐用。
 说客官，请用饭，莫嫌粗淡；康熙王，见此饭，信口说道。
 请僧人，你与我，再上两碗；且问你，这个饭，叫做何名？
 那和尚，听此言，满口应答；我这饭，名叫个，鱼儿钻沙。
 康熙王，听得说，心中暗想；这饭的，名好凶，必不寻常。
 这鱼儿，不在河，就在江海；却怎么，今日个，钻了沙窝？
 为王的，正思想，心中之事；这时候，门外边，来了一人。
 手拿着，两截棍，年纪高大；头发白，眼睛花，双膝跪下。
 口称着，财主爷，大行方便；你的饭，给我些，压压饥寒。
 康熙王，抬起头，用目观看；他面前，跪着个，孤寡老汉。
 王忠心，就把饭，盛上一碗；那老汉，双手儿，接过饭碗。
 饥饿人，吃了个，美味香甜；吃过饭，谢了恩，回转家去。
 这个人，他就是，惹祸根源；回到家，对老婆，细说一遍。
 他说是，观音堂，住下客人；穿绸缎，牵大马，广有银钱。
 他去要，给了他，一碗好饭；到明天，我还要，讨些银钱。
 许多人，听此言，纷纷乱嚷；都说是，观音堂，来了富汉。
 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都来到，观音堂，去讨银钱。
 康熙王，见此事，不大稳妥；问和尚，哪里有，换钱铺面？
 和尚说，换钱铺，还有几座；康熙说，王忠心，听我吩咐。
 将银子，拿二百，去换铜钱；王忠心，听此言，不敢怠慢。
 拿银子，到当铺，忙把钱换；整整地，换铜钱，二百余串。
 在当铺，央个人，将钱抬上；一时间，抬到了，观音堂前。

却说康熙见王忠心把钱抬来，吩咐百姓不要乱走，叫我的伙计给你们每人散钱三百文。不多一时钱已散完，却还有许多的百姓在那里纷纷乱嚷。康



熙只得又吩咐王忠心，再换铜钱三百串散予百姓，乘混乱之际，王忠心急忙拉过坐马，保护康熙主子从后门偷偷走出。又见顺巷口来了无数的百姓，喊叫：“客官莫走，拦住他们给我们散钱，否则就抢那两匹大马。”一边说一边往前扑，康熙的马受了惊吓跑出东门，王忠心的马则往西门而去。正是：

百姓抢钱吓惊马，康熙骑马出东门。

忠心跑出西门外，观音堂里失君臣。

康熙王，独自个，出了东门；不觉得，走了那，整整一天。
前无庄，后无村，又无店舍；日落西，天色晚，哪里安身？
康熙王，不由得，泪流满面；叫一声，王忠心，你在哪里？
我如今，好似那，失群孤雁；一个人，在荒滩，无人做伴。
又想起，观音堂，那些事情；却怎么，心跳急，两腿发酸。
又想起，那和尚，做的好饭；到今天，没想到，困在沙滩。
康熙王，在马上，往前行走；抬起头，睁开眼，用目观看。
那前边，有一棵，杨柳大树；在旁边，有一个，大大崖湾。
他赶忙，拉坐马，拴在树上；这地方，就是他，安身之所。
放羊的，写四字，邵家崖湾；今夜晚，不由人，好不心慌。
王坐下，他心中，自个发闷；不觉得，睡着了，孔雀明王。
有山神，和土地，不敢怠慢；来树下，伺候着，康熙皇王。
康熙王，睡了个，东方大亮；睁开眼，不觉得，太阳东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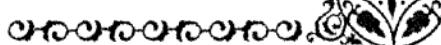
却说康熙王一觉睡醒，睁开眼已经是日到中天，翻身起来把鞍子搭在马背上，看见前面有一条大路，搬鞍上马扬长而去了。正是：

山神土地不消停 保护明君往前行

有山神，和土地，一齐护驾；众神灵，护定了，有道明君。
明王佛，在此地，住宿一夜；出崖湾，骑上马，继续前行。
不觉得，来到了，三岔路口；一条河，一座山，横在眼前。
却不知，那河中，水深水浅；又不知，那河北，什么地方。
下马来，他只得，河边站立；把坐马，拴在了，河岸树上。
再说那，当方的，土地神灵；抛拐杖，传音信，坡前伺候。
挡回了，唐四海，推车之人；指点他，巧遇合，君臣相逢。

却说康熙王正在河边观看，见坡下来了一个老汉，正在推车上坡，土地神把拐杖一指，那车又下坡去了。唐四海来来往往三四次，却怎么也不能把车推上坡来。康熙一见觉得奇怪，心想这老汉一把年纪，我不如下河坡与他推得一推，有何不可。唐四海正在无奈之际，看见坡上下来一人，双手过膝，满面红光，一脸富贵之相。只见他来到车前问：“你这个老汉姓甚名谁，哪里人氏，推小车做什么去？”唐四海说：“我姓唐名四海，唐家庄人氏，走七和县卖家具。”唐四海又随口问道：“客官高姓大名，哪里人氏？”康熙答道：“我姓赵，人们叫我赵大太爷，北京顺天府人氏，我的伙计姓王，我们出京贸易，二人在观音堂失散。”唐四海说：“如今这世道不得了，但有几个钱财就在人前称起大爷来了，请问客官哪里去哩？”康熙说：“我和伙计失散后，一个人来到这里，我见你这把年纪，帮你推车如何？”唐四海说：“你们客商卖买人家，不会干推车的活儿，恐怕打坏了我的家具。”康熙说：“你把绳索取下，推车又有何难。”

康熙皇王有道君，要替四海来推车。
 四海听言哈哈笑，叫声客官听我言。
 你推车儿我用劲，心中思想也不难。
 取出绳索把车推，两手两脚都不闲。
 土神拐杖把车垫，一车家具都打坏。
 四海吓得战兢兢，说道客官你有错。
 怎么打烂我家具，打烂家具还尤可。
 家中老母九十多，指望卖钱去养活。
 你把家具都打坏，连本带利无一个。
 四海说话双下泪，倒叫康熙好作难。
 叫声四海且莫哭，我今与你赔家具。
 打烂家具值多少，我好给你补赔钱。
 四海用手车内摸，好的少来烂的多。
 回头开言对客说，一车家具无一个。
 既然一车全烂了，连本带利都赔过。
 我的家具本不多，连本带利十串钱。
 康熙听言叫四海，十串大钱也不多。
 给你元宝整一个，赔你本钱足有余。



却说康熙王走到马前用手一摸，这才坏事了。四海说：“怎么了？”康熙说：“我身上无有银子，非是我不给你赔，我刚才对你说的明白，我的伙计还在后边，银子在伙计那里。”四海说：“你是不是哄人，不想给我赔钱？”康熙无奈，从帽子上取下一颗珠子对四海说：“我的这个珠子你带在身上，若遇到我的伙计，你可以换银子五十两。”唐四海问：“你的伙计是个什么样的人？”康熙说：“是个高大汉子，头上戴着大绒帽子，身上穿的是北套梭袍子，脚上蹬的是皂布靴子，骑着一头白龙大马。”四海问：“我如果遇不见了呢？”康熙说：“若是遇不见，你把珠子或当或卖，由你做主便了。”四海又问：“你的珠子能值多少钱？”康熙说：“我的珠子碰到识货的能值两千两白银，遇不见识家最少也值七八百两银子。”唐四海接过珠子一看，明光发亮，光彩闪闪，便说：“这颗珠子看来是个好货，若遇到爱家能值一百串钱，这也是我老汉的运气。你推车本是好意，也不是有意打烂我的家具，倒让我过意不去了。”康熙说：“你老汉倒也贤德，我日后回京，定差人与你送来本钱。我问你，走七和县还有多少路程？”四海说：“还有六十里。”康熙听罢解马上鞍，唐四海拉马把康熙送过河去了。正是：

四海不识康熙王 急急忙忙要回家

王忠心，找君王，泪流两行；叫一声，有道的，康熙皇王。
 观音堂，我二人，君臣失散；臣的主，出山门，无了影踪。
 东西找，南北寻，毫无音信；我找了，整天，一夜又尽。
 我有心，回京去，于理不合；更难见，施不全，吏部天官。
 我保驾，失散了，康熙皇王；他必定，要杀我，五花门前。
 我如果，不回到，北京城去；又恐怕，康熙王，驾已回朝。
 我的主，他若是，有些好歹；叫为臣，一家人，难逃活命。
 思着前，想着后，进退两难；倒不如，寻自尽，命见阎王。
 我有心，抽钢刀，一命自尽；又恐怕，落不下，囫囵尸首。
 正行走，用眼观，一座庙堂；殿后边，有一棵，遮天大树。
 这树上，寻自尽，倒也干净；下马来，先拴好，再把神参。
 那上面，供的是，龙王神位；两边儿，供的是，龟鳖丞相。
 山神爷，在左边，真个好看；巡河的，那将军，他在右边。
 王忠心，走上前，双膝跪下；叫一声，龙王爷，细听根苗。
 龙王爷，你若是，有些灵验；我死在，你庙中，把我收存。